

## 《春蚕》词类难点分析

张 松 林

**内容摘要** 茅盾小说《春蚕》一文,共有词6211个,对《春蚕》通篇词类进行分析,会遇到四个方面的难点:一是方位词与构词成分的区别,二是名词与数量词、量词的区别,三是离合词与短语里成词的区别,四是短语词与兼类词的异同。

**关键词** 现代汉语 词类 《春蚕》 语素

《春蚕》是茅盾先生发表于1932年11月《现代》月刊上的一个中篇,它和1933年发表的《秋收》、《残冬》是三个连续性的故事,合称“农村三部曲”。我曾做过《春蚕》通篇词类分析<sup>[1]</sup>。该文共有词6211个(包括重复出现的词,下同)。其中名词1817个(内有成语3个、习用语1个),动词1241个(内有成语5个、习用语3个),形容词284个(内有成语5个),数词265个(内有表数量的“俩”一个),量词363个,代词502个,副词689个,介词110个,连词106个,助词813个,叹词5个,拟声词16个。下面试就分析中所遇到的难点从四个方面来谈谈。

### 一 是方位词还是构词成分

方位词经常附着在别的语素或词或短语的上边,组成表示时间或处所的名词或短语。组成名词的,定是构词成分;组成短语的,定是方位词。例如:

(1)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,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。

“边”附着在半自由语素“身”的后边,组成表示处所的名词“身边”;“边”,构词成分——自由语素(词根)。下文的“岸边”、“脚边”、“溪边”的“边”同此。又如:

(2)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,虽然觉得有点难过,他们心里却快活,他们巴不得多淋一些。

“上”、“里”附着在单纯词“脸”、“心”的后边,组成表示处所的名词“脸上”、“心里”;“上”、“里”,构词成分——自由语素。上文的“身上”、“镇上”、“树上”、“船上”、“头上”、“马上”、“屋上”、“水里”、“田里”、“窝里”、“嘴里”、“河里”、“屋里”、“村里”、“命里”、“家里”、“手里”、“镇里”、“溪里”的“上”、“里”,下文的“路上”的“上”同此。但“脸上”的“上”不同于“小陈老爷还没抽上(‘上’,表示动作有了结果,兼有存在的意思)鸦片烟”,“……同在长毛窝里混上(‘上’,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,省去‘上’,不影响原意)了六七年”,“一担要贵上(‘上’,用在形容词的后边,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,省去‘上’,不影响原意)十多块钱”,“他的眼皮合上(‘上’,表示动作有了结果,兼有合拢的意思)了”的“上”,后者是趋向动词。

文中的“地下”、“乡下”、“(无锡)脚下”(无锡境内)、“下午”、“面前”、“胸前”、“村前”、“眼前”、“水面”、“溪面”、“背后”、“村后”、“村外”(比较“海外”)的“下”、“前”、“面”、“后”、“外”,也是构词成分。

有的是构词成分还是词也不大好分辨。例如:

(3)虽则如此,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。

(4)山棚下蒸了火,老通宝和阿四他们,弯着腰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,又从那边蹲到这边。

例(3)的“着”不同于例(4)的“着”,前者附着在“硬”的后边,临时组成了带宾(头皮)动词“硬着”,“硬着头皮”不能说成“硬头皮”、“硬硬头皮”,但“弯着腰”却能说成“弯腰”、“弯弯腰”。所以,前者是构词成分——不自由语素(词缀);后者用在动词“弯”的后边,表示动作正在进行,是动态助词。下文的“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”、“老通宝虎起了脸”的“起”类似例(3)的“着”。上文的“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”的“这么着”,代替某种动作或情况,“这么着”比“这么”多<sup>[2]</sup>,北京口语常用,“着”跟例(3)的“着”似乎也相似。同样,“绍兴人……敞开了大襟”的“开”不同于“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”的“开”,前者和“敞”并列组成了联合型合成动词,“敞开了大襟”不能说成“敞了大襟”,但“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”却能说成“解了大襟上的钮扣”。所以,前者是构语成分——自由语素;后者和前面的动词“解”组成了趋向短语,表示事物随动作分开,是趋向动词。还有:

(5)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,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,不巧撞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,当时没法,只好杀了他,——这是一个“结”,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,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,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

(6)那时候,老陈老爷去世不久,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,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像样的。

(7)老通宝的父亲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,特地从镇上来村里。

(8)才到清明边,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手指头儿似的,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。

(9)隔溪陆家养的蚕不多,那大姑娘六宝抽得出工夫,也来帮忙来了。

(10)这好比是誓师典礼,以后就要开始一个月光景的,和恶劣的天气,和恶运,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!

例(5)的“老头子”的“老”和“老祖父”、例(6)的“老陈老爷”的“老”虽都有“年岁大”的意思,但“老头子”不是“年岁大的头子”而是“年老的男子”(含厌恶意)，“老头子”是偏正型合成名词,“老”是构词成分——自由语素;“老祖父”、“老陈老爷”是“年岁大的祖父”、“年岁大的陈老爷”,“老祖父”、“老陈老爷”是偏正短语,“老”是形容词。上例的“小伙子”、例(7)的“小儿子”、例(9)的“大姑娘”、上例的“大襟”的“小”、“大”不同于例(6)中的“小陈老爷”、例(8)的“小手指头儿”、例(10)的“大决战”的“小”、“大”,前者是构词成分:“大襟”的“大”,自由语素;其余表示排行次序,多用于口语前缀。后者在偏正短语里是形容词。

例(1)的“边”、“上”用在合成词“塘路”<sup>[3]</sup>、“石头”的后边,组成表示处所的方位短语“塘路边”、“石头上”,“边”、“上”,方位词。下文的“清明边”、“墙脚边”、“小溪边”、“背脊上”、“塘路上”、“快班船上”、“额角上”、“水面上”、“桑拳上”、“村坊上”、“泥地上”、“大襟上”、“田塍上”、“和尚头

上”、“篱笆上”、“稻场上”、“竹竿上”、“布子上”、“饭锅上”、“发髻上”、“秤杆上”、“眼睛上”、“地头”、“山棚上”、“说书场上”的“边”、“上”同此。

文中的“清明节后”、“当铺里”、“营盘里”、“柴房里”、“屋子里”、“工作里”、“被窝里”、“肚子里”、“蚕房里”、“蚕箪里”、“小溪里”、“人堆里”、“团扁里”、“耳朵里”、“茧子里”、“村子里”、“官河内”、“一个月内”、“五年前”、“谷雨前”、“一个月前”、“城隍庙前”、“太阳光下”、“月光下”、“廊檐外”的“后”、“里”、“内”、“前”、“下”、“外”在短语里自然是方位词<sup>[4]</sup>。

## 二 是名词还是数量词、量词

先看几个例句：

(11)渐渐地,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,一弯一曲地蠕动,像是醉汉;再过一会儿,终于站定了,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。

(12)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,这一带,现在是桑树的势力。

(13)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了,到田埂上,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。

例(11)的“一会儿”指“很短的时间”,它跟表示“很短的一段时间”的“会儿”相似,“再过一会儿”省去“一”,说成“再过会儿”,并没改变原意。“一会儿”是时间名词。例(12)的“一带”,“泛指某处和它相连的地方,如‘北京一带’、‘江南一带雨量充足’”<sup>[5]</sup>,它不能按“一A—A”(一带一带)、“一AA”(一带带)式重叠,然例(13)的“一片”却能按“一A—A”(一片一片)、“一AA”(一片片)式重叠,所以“一带”是处所名词<sup>[6]</sup>，“一片”是数量词。还有,“两岸的桑地”的“两岸”指“左右两岸”,“两旁的泥岸”的“两旁”指“左右两边”,“村庄四周围的桑林”的“四周围”指“〈口〉周围”,它们都是处所名词。“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”的“一路”,即“同一类”,名词。“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”的“做一床”是“睡一张床”的意思,省了量词“张”,“床”,名词。再看:

(14)不但“长毛造反”那时候,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,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,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,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,——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,并且陈老爷做丝生意“发”起来的时候,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,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,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。

(15)这时候,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,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。

例(14)的“年年”不同于例(15)的“人人”,虽然“年年”、“人人”这“AA”的重叠式都表示“每”的意思。但“人人”和介词“被”组成了介宾短语“被人人”,“年年”能像一般量词那样用,如例(14)的“六七年”、“十年”,所以“人人”是名词(准助名词),“年年”是量词(自主量词或准量词)。下文的“天天”同“年年”,“家家”同“人人”<sup>[7]</sup>。

## 三 离合词及短语里成词

离合词,“不分开的时候是词,分开的时候是短语”<sup>[8]</sup>。例如:

(16)人家都说“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,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,所以败得这么快。

(17)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,变做没有,而且现在负了债。

(18)虽然他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,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:只要蚕花熟,

就好了!

(19)蚕是少见地好,活了六十岁的老通宝记得只有两次是同样的,一次是他成家的那年,又一次是阿四出世的那年。

(20)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,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,后来就是“蚕花廿四分”,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。

(21)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,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:“不要来问我!阿爹做主呢!——小宝的阿爹死不肯,只看了一张洋种!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‘洋’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!洋钱,也是‘洋’,他倒又要了!”

(22)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,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。

(23)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,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,湿漉漉地顶在头上,却空着一双手,划桨似地荡着,就走了。

(24)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“讲拢”,不打仗了,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。

(25)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,什么事都肯做,碰着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,或是下溪去捞什么,他都肯;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,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扁去,却空着一双手。

(26)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簞放在太阳底下晒,好像生气似地说:“都买了叶,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——”

(27)他说:今年蚕花一定好,可是想发财,却是命里不曾来。

(28)第二天早上,老通宝就到镇里去想法借钱来买叶。

例(16)的“告了一状”是“告状”的扩展,“状”指“诉状”,半自由语素(词根),在动宾短语里成词(名词)了。例(17)、(18)的“负了债”、“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”是“负债”的扩展,“债”指“欠别人的钱”,自由语素,在动宾短语里自然就是词(名词)。例(20)的“成了家”是例(19)的“成家”的扩展,“家”,自由语素。例(22)的“吵了架”是例(21)的“吵架”的扩展,“架”,指“殴打、争吵”,半自由语素。例(23)的“开口”可以扩展为“(他最终还是)开了口”,“开口”是“张开嘴说话”的意思;“口”,通称“嘴”,自由语素。例(24)的“打仗”可以扩展为“打了三年仗”、“打胜仗”、“仗打赢了”什么的,“仗”指“战争或战斗”,这里指“战争”,自由语素。例(25)的“帮忙”可以扩展为“帮了个倒忙”、“帮蓝东阳的忙”、“一点忙也没帮上”,“忙”,自由语素。例(26)的“生气”可以扩展为“生谁的气”、“生阿爹的气”,“气”指“生气、发怒”,自由语素。例(27)的“发财”可以扩展为“发横财”、“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”,“财”是“钱和物资的总称”,半自由语素。例(28)的“想法”(xiǎng fǎ)可以扩展为“想个法”、“想啥法”、“想了法的”什么的,“法”是“法子、办法”,半自由语素。这些离合词都是动宾关系,其“宾”,无论是自由语素还是半自由语素,在短语里都成了词。自由语素即成词语素,在短语里成词那是自然的;半自由语素,非成词语素,只能在短语里成词,离合词中的例子不少。下面我们另举一些:

(29)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,都拿出来洗刷修补,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,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,工作着,嚷着,笑着。

(30)这三棱形家伙的木梗子,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,怕的是不牢,须得修补一下。

(31)往年这时候,收茧人像走马灯似地在村子里巡回,今年没见半个收茧人,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。

例(29)的“村”指“村庄”,在连动短语“穿村而过”里成了词,下文的“同村”、“全村”、“一村人”的“村”同此;例(30)的“木”指“用木料制成的”,在偏正(定中)短语“木梗子”里成了词;例(31)的“茧”指“茧子”,“粮”指“粮食”,在动宾短语“收茧”、“催粮”里成了词。还有,例(5)的“没法”的“法”、例(9)的“隔溪”的“溪”(溪沟、小河沟)、例(13)的“转身”的“身”(身体)、例(20)的“穿夹”的“夹”(夹衣)、例(28)的“买叶”的“叶”(叶子)<sup>[9]</sup>,都在动宾短语里成了词;下文的“不知苦辣”的“知”(知道),在偏正(状中)短语“不知”里成了词。

#### 四 短语词与兼类词

##### (一)短语词

短语词是“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东西”,即“短语式的词”<sup>[10]</sup>,如“老通宝……热得有点儿发痒”的“有点儿”。“有点儿”不同于“微微有点风”的“有点”,“有点儿”用在谓词性词语“发痒”的前面,有“略微、稍微(多用于不如意的事情)”的意思,副词性短语词;“有点”的“有”带宾语中心语“风”,“点”,极少量,“点”前的数词“一”省略了<sup>[11]</sup>,“有点”是“动+量”两个词。下文的“……同时有几分惊异,有几分快活”,承前省略了主语,补上主语就是“老通宝同时有几分惊异,有几分快活”。这里似乎不可以说成“老通宝同时有惊异、有快活”,但却可以说成“老通宝同时惊异、快活”。还有“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”、“阿多……有几分不知苦辣”不可以说成“老通宝有相信”、“阿多……有不知苦辣”,但却可以说成“老通宝(也)相信”、“阿多……不知苦辣”。“有几分……有几分……”用在谓词性词语“相信”、“不知苦辣”的前面,前后呼应,起关联作用,“有几分”跟表示“略微”意思的“有(一)点(儿)”、“有(一)些”相似,似乎可变通处理为动宾[动(数+量)]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。如果将“有几分惊异”之类分析为“动+(数+量)+形”,似乎很难说得过去。

副词性短语词还有:

(32)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,拖着三条大船,迎面向老通宝来了。

(33)老通宝去借了一条赤膊船,买了几张芦席,赶那几天正是好晴,便带了阿多他们这卖茧子的“远征军”,就此出发。

(34)六宝是一口咬定了看见的。

例(32)的“迎面”(冲着脸)与例(10)的“连日”(接连几日)、“连夜”(接连几夜),下文的“连天阴雨”的“连天”(接连多天)是副词性短语词<sup>[12]</sup>;后三个是介宾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;“迎面”与“不巧撞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”的“巡路”(在路上寻查警戒)、“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”的“懂事”(了解别人的意图或一般事理)、“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”的“做人”(指待人接物),虽都是动宾结构凝固成的短语词,但因“迎面”只能作状语,而后三个还能作谓语什么的,所以后三个是动词性短语词。例(33)的“就此”与“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”的“就此”虽都是介宾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,但前者是“就在此地”,表示处所;后者是“就在此时”,表示时间。例(34)的“一口”不同于“老通宝……只随口回答道”的“随口”,“一口”表示“口气坚决”,用在动补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“咬定”(认准)的前面,作状语,是数量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;“随

口”是“没有经过考虑,随便说出”的意思,是介宾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<sup>[13]</sup>。例(6)的“不久”,“指距离某个时期或某件事情时间不远”,用在动词“去世”的后面,作补语,可视为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。例(20)的“就是”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:“就是‘蚕花廿四分’”<sup>[14]</sup>即“就是蚕的收成非常好”、“蚕的收成就是非常好”,“就是”有“的确”的意思,强调“收成非常好”,含反驳意味。“不是卖出去,就是自家做丝的”的“就是”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短语词,但因它和“不是”配合着使用,表示选择关系,所以是连词性短语词<sup>[15]</sup>。“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”、“或是下溪去捞什么”、“或是她那不声不响的丈夫的影儿”、“或是交谈半句话”、“或是为什么”的“或是”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表示选择关系的连词性短语词<sup>[16]</sup>。“真是天也变了”、“世界真是越变越坏”的“真是”有“的确是、实在是”的意思,可以说成“的确(实在)是天也变了”、“世界的确(实在)是越变越坏”,“真是”是“副+动”两个词。

除了上面列举的副词性短语词难辨外,还有一些谓词性短语词也不大好辨。例:

(35)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——陈大少爷说过,今年上海不太平,丝厂都关门,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;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。

(36)各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,陆续从镇上传来,从塘路上传来。

(37)今年茧厂不开秤。

(38)不多一会儿,那些团扁里立刻又全见白了。

(39)就在那边踮着又一个茧厂,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。

(40)……据说是“蚕花太子”。

(41)但他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。

(42)他这坚定的主张,在村坊上很有名。

例(35)的“关门”是“比喻停业”,例(36)的“开门”指“营业开始”,例(37)的“开秤”指“开始交易”,它们都是动宾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;例(38)的“见白”(显现出白色来)是动补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;例(39)的“可见”(可以看见)、例(19)的“少见”(很少见到)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;例(40)的“据说”(据别人说,插入语,表示消息的来源)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<sup>[17]</sup>。例(41)的“不错”是“对、正确”的意思,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形容词性短语词;例(42)的“有名”是“名字为大家所熟知、出名”的意思,是动宾结构凝固成的形容词性短语词,“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的会寻快活的人”的“出名”同“有名”。

有的名词性、助词性短语词也不大好分辨。例如:

(43)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,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,“做好事”,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。

(44)说了多少好话,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。

(45)老通宝他们家,东借一点,西赊一点,南瓜芋艿之类也算一顿,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。

例(43)的“好事”指“慈善的事情”,例(44)的“好话”指“有益的话、赞扬的话”,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名词性短语词。例(45)的“之类”是“这类”、“这一类”的意思,它附着在名词“南瓜”、“芋艿”并列组成的联合短语的后面,表示数量未尽,类似“等”、“等等”,是指量结构凝固成的助词性短语

词<sup>[18]</sup>。

## (二)兼类词

少数词常常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,而词汇意义密切相关,这种现象叫词的兼类,这类词叫兼类词。

(46)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搏战。

(47)他把手放在小宝的“和尚头”上摩着,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。

(48)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。

(49)我只晓得有米烧饭,没米饿肚子!

例(46)的“希望”不同于例(47)的“希望”,前者指“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”,受程度副词“十分”的修饰,心理活动的动词;后者是“愿望”,抽象名词。例(48)的“饿”不同于例(49)的“饿”,前者是“肚子空,想吃东西”,能受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的修饰,说成“很饿”、“不饿”什么的,形容词;后者是“使受饿”,带上宾语“肚子”,动词。还有例(25)的“高兴起来”的“高兴”不同于“不高兴”的“高兴”,前者是“感到愉快而兴奋”,与趋向动词组成趋向短语,在“这个阿多高兴起来”里作谓语,不能说“很高兴起来”,心理活动的动词;后者是“愉快而兴奋”,在句中作谓语中心语,能说“很高兴”,形容词。

## 注释

[1]张松林主编《现代文通篇词类分析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,272-328 页。

[2][6]吕淑湘主编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,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,529 页。

[3]塘路:旧时驿站的路线,指浙江省北部嘉兴、湖州(旧府名,府治在现在浙江省吴兴县)一带沿着河流湖泊的陆路交通干线。

[4]参见张松林主编《新语法概说及范文分析》,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,113-116 页。

[5]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2 版,1352 页。

[7][8][10]吕淑湘著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,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,37 页、25 页、10 页。

[9]参见张松林《谈谈自由语素的分类》,《汉语学习》1990 年第 2 期。

[11]张松林《现代汉语语法表解》,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初版,1992 年 8 月再版,20 页。

[12][13][17][18]参见邢福义《词类辨难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,118 页、116 页、124 页。

[14]“蚕花廿四分”:蚕的收成非常好。通常用“十二分”形容程度极深,“廿四分”则更加一倍,这里指加倍地好。

[15]王自強编著《现代汉语虚词用法小词典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,100 页;汪柏田等编著《中学语文常用词典》(初中卷)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,266-267 页;张志公主编《现代汉语》中册,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,341 页;钱乃荣主编《现代汉语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,630 页;林祥楣主编《现代汉语》,语文出版社 1991 年版,225 页;张松林著《现代汉语语法表解》,190 页。

[16]参见张志公主编《现代汉语》中册,341 页;钱乃荣主编《现代汉语》,630 页;张松林著《现代汉语语法表解》,33 页。

(张松林:四川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教授,重庆沙坪坝 400031)